

御選明臣奏議

卷十九
卷二十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九

勘處倭寇事情疏

嘉靖二年

夏言

臣看得倭寇肆虐各該地方官員先事不能防禦臨變不能勦捕漫無籌策坐失機宜以致荼毒生靈占據城池劫奪庫藏燔燒官府戮害將臣辱國損威莫此爲大及查據前後章奏俱各事涉掩覆而言辭多遁情狂寬縱而功罪未明該部節次覆題亦不過按據來文遷就議擬雖云行勘亦祇故常所以屢瀆宸聰多是曲爲裁答卽今因循日久未見回報不惟賞罰淹留而人心懈

玩抑且法令廢弛而欺蔽肆行昨見朝鮮國王李懌奏稱倭寇打攪上國至殺官兵不伏天誅偷生到境仰仗皇威勦殺幾盡并將賊俘獻之闕下事聞中外頗喧喧物議以爲堂堂天朝統御萬國而東南疆場之臣忘忽武備廢棄職守反外臣之不若方且務爲掩蔽苟逃罪譴若不嚴加勘治何以示戒將來鎮守三司守巡重臣濫膺朝廷藩方重任不能協謀畫策以保障地方市舶海道備倭衙門不能遵守舊規嚴設武備以禁防禍亂寧紹府衛所寨掌印巡捕大小官員坐視倭寇縱橫來往

于封域之內殺戮攻劫于旬日之久如蹈無人之境略無捍禦之方以上各官職任雖有不同俱各無所逃罪訪聞前項二起倭寇到時實因各官從事怠緩處置失宜釀成禍亂及至變作又一籌不展狼狽失措貽害生靈甚至以城門之扁鑰付之賊手以日本之國號封我東庫舉火自焚舶司差官爲賊嚮導閩帥墮馬而走匿民家守臣棄城而縱賊焚劫沿江吶喊殺人地方之驚擾可知抵城逼令獻賊府衛之官軍何在且宗設領倭寇不滿百十餘人而寧紹兩郡軍民何啻百萬今乃任

彼兇殘肆意劫掠畢竟無與爲敵尚謂國有其人致使蹂躪城郭破壞閭閻貽國大恥事出非常中間隱匿事情得于道路傳聞未易悉舉今若止令鎮巡官查勘回奏竊恐上誤朝廷事機下貽地方災害法令幾于不振功罪終是不明況巡按御史當時倉猝聞奏稽察未精鎮守等官身負罪愆豈肯吐實臣夙夜思慮實懷隱憂伏望皇上軫念海隅蒼生罹此凶變特遣近臣素有風力才望者領敕前去查勘前項失事緣由明白分別功罪等第重行誅賞大明陟罰庶人心以定國威以伸而

四方邊徼皆聞風知所警懼矣再臣旁攷載籍日本在東海之中漢魏以來已通中國其地度與會稽臨海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艨艟數十戈矛森具出其重貨與中國人貿易不滿所欲則燔燒城郭抄掠居民往往爲海邊州郡之害我祖宗灼見其情故痛絕之當開國之初八荒向風四夷賓服惟是倭寇時或犯我海道用是于山東淮浙閩廣沿海去處多設衛所以爲備禦後復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摘發官軍以備倭爲名操習戰船時出海道嚴加隄備近年

又增設海道兵備副使一員專督可謂防範周且密矣是以數十年來彼知我有備不復犯邊奈邇來事久而敝法玩而弛徒擁虛名略無實效寧波係日本常年入貢之路法制尚存猶且敗事其諸沿海去處因襲日久廢弛尤甚乞特選官領敕由山東循淮揚歷浙達閩以極于廣會同巡撫官員按部備倭衙門親歷海道地方查點原設官軍閱視舊額墩堡盤驗現在兵器官軍缺乏者卽與撥補墩堡圯壞者卽與修築兵器朽鈍者卽與換給官員之不才者卽時易置法制之未備者卽時

區畫庶使海防嚴謹中土奠安可以防海堦不測之虞可以壯國家全盛之勢矣 疏入帝從之遣給事中劉穆往按其事

議大禮疏

嘉靖二年

席書

臣惟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自夏歷漢二千年未有立從子爲皇子者也漢成帝以私意立定陶王始壞三代傳統之禮宋仁宗立濮王子英宗卽位始終不稱濮王爲伯今陛下生于孝宗崩後二年乃不繼武宗大統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倫大義固已乖悖又

未嘗立爲皇子與漢宋不同自古天子無大宗小宗亦無所生所後禮經所載乃大夫士之禮不可語于帝王伯父子姪皆天經地義不可改易今以伯爲父以父爲叔倫理易常是爲大變夫得三代傳統之義遠出漢唐繼嗣之私者莫若祖訓祖訓曰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則嗣位者實繼統非繼嗣也伯自宜稱皇伯考父自宜稱皇考兄自宜稱皇兄今陛下于獻帝章聖已去本生之稱復下臣等大議臣書臣摠臣萼臣獻夫及文武諸臣皆議曰世無二道人無二本孝宗皇帝伯也宜稱

皇伯考昭聖皇太后伯母也宜稱皇伯母獻皇帝父也宜稱皇考章聖皇太后母也宜稱聖母武宗仍稱皇兄莊肅皇后宜稱皇嫂尤望陛下仰遵孝宗仁聖之德念昭聖擁翊之功孝敬宜隆始終無間大倫大統兩有歸矣奉神主而別立禰室于至親不廢隆尊號而不入太廟于正統無于尊親兩不悖矣一遵祖訓允合聖經復三代數千年未明之典禮洗漢宋悖經違禮之陋習非聖人其孰能之哉 疏入帝詔布告天下尊稱遂定

議大禮疏 嘉靖二年

桂萼

臣聞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聞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失攷典章遏絕陛下純孝之心納陛下于與爲人後之非而滅武宗之統奪獻帝之宗且使興國太后壓于慈壽太后禮莫之盡三綱頓廢非常之變也乃自張璠霍韜獻議論者指爲干進逆箝人口致達禮者不敢駁議竊念陛下侍興國太后慨興獻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不知其幾願速發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庶協事天事地之

道至朝臣所執不過宋濮議耳按宋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詔親許爲之子至于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陛下奉祖訓入繼大統未嘗受孝宗詔爲之子也則陛下非爲人後而爲入繼之主也明甚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又何疑臣聞非天子不議禮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席書方獻夫二疏伏望奮然裁斷將臣與二臣疏並付禮官命臣等面質 疏入帝大喜明年正月手批議行

錄名德以重士風疏

嘉靖二年

林俊

臣近見魯鐸爲祭酒士夫相慶繼之鐸以疾辭允之屬有司俟其病痊具奏起用陛下知鐸處鐸士風增重其知勸矣夫治道教化爲先學校教化之所由出而太學又收學校之成功明教化成人才贊天子以出治者也祭酒師儒之本型範非良則器非良器故曰經師易得人師難得上世多取德器醇厚儒學優長之臣周成王時彤伯爲祭酒漢以下若劉向韓愈劉毅呂公著楊時諸人爲國儲賢以致用成化非細故也魯鐸志尙清純

道足以鎮雅黜浮學足以訂頑立懦方今釐革庶弊正育賢成德振作士風之時况魯鐸與前謝鐸人品相類謝鐸以祭酒養病孝宗用吏部薦進禮部侍郎掌祭酒事起之于家遣官以速其行重道尊師頌美有作陛下今日處魯鐸如謝鐸則今日頌美陛下將亦同孝宗矣夫薦賢所以爲國祭酒尤賢才盛衰所關伏望斷自宸衷亟賜施行幸甚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正法守疏

嘉靖二年

林俊

臣竊惟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凡大

小罪犯無不由之錦衣衛謂之親軍伺察機密奸細鎮撫司鞫訊大盜妖言洪武二十年太祖以鎮撫司非法陵虐焚其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六年申明鞫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以後任遇漸加而職事仍舊見之大明會典者如此列聖相承恪遵無易正德年間劉瑾錢寧等相繼擅權凡意中愛惡輒奪付鎮撫文致成獄以遂其奸而祖宗之法大壞劇盜四起巨逆繼作皆陛下所習聞而痛惡者皇上入正大統撥亂世而反之正先朝之錮弊一舉而翦除之天下方仰至治不

意于內監崔文等而廢法豈彼有所庸愬或假手以濟其私乎夫法本大公罪必居一使宋鉅所告崔文等涉虛自有反坐之罪所告果實亦有必當之條此祖宗成法在陛下亦有所不得私者況臣等微末之臣耶今不待法司問結而輒付鎮撫是固臣等奉職無狀祇宜治臣等之罪祖宗之法未可廢也況今風霾雨土赤日無光天之示戒甚明正上下內外省身修德之日今此小事尚拂于天萬一有大于是將何如耶誠恐將來之變有不可測者伏願皇上念祖宗之法畏上天之戒收回

成命仍將李陽鳳等付法司從公問結以為將來之戒
則刑罰當而天下服矣 疏入得旨宋鈺李陽鳳等還
送鎮撫司問

乞免查撥莊田疏 嘉靖二年 劉麟

臣竊查各府皇莊先年各差太監旗校人等管理皇親
功臣亦各設有管莊僕佃人等領種希勢取寵者撥置
并吞爭競不明者朦朧投獻而地土之在小民者日侵
月削有司莫敢誰何小民日見逃亡畿內彫零亦已太
甚自聖明登極諸弊一新前項管莊人員通行裁革原

係投獻地土盡歸業主仍令所司徵銀解部係各宮主
者類進係皇親功臣者赴部告給公私相全上下交慶
二年以來事體穩便況此項田地佃種既久或昔雖嫌
薄而今則肥饒或昔曾灘窪而今則坦夷其原佃之人
又經蓋有房屋種有樹木或祖孫相守或姻婭相聯俱
難于摘離勢逼遷逐恐成激變且先年皇親功臣蒙賜
地土踏勘丈量恣肆豁壑加以不才郡縣曲為奉承無
賴佃僕巧事逢迎遂將左右民田因而一概吞噬力弱
者流離殞斃能言者奏訴纏綿又有愚悍之徒聚眾逞

兇殺人構禍今又有原差主事坐守割取莊田兼以螟蝗蔽野毀食禾稼互相驚疑怨口嗷嗷臣既得之聞見不容緘默夫空閒地土虛名無據自撥置爭吞之計行而吏民拱手于昔朦朧投獻之私作而版籍失真于今民有逋逃之籍國有空閒之名豈真有所謂蕩然無人之境坐待所司舉以畀人哉慨自召佃以來民方得業疆場桑梓之計勞廬墓畎畝之工費翕翕融融相慶一時不謂旋卽奪之如雀在叢如魚在水而忽有異物撲之情何以堪莊田之賜以臣觀之若陛下以股肱之肉

而啖心腹之疾必欲盡飽禍不忍言臣又惟攘索無厭者寵幸之大戒錫予有漸者保全之至恩伏望皇上斷自宸衷割恩以義將陳萬言等奏乞莊田盡行裁抑諭令萬言等自省寵祿之厚比之未遇之時豐約何如苟或足供家衆將今賜莊田暫且停免待後子孫繁衍祿食不敷從實具奏方纔議撥猶爲未晚必不得已敕下戶部就將各官類進銀兩約量查給仍將原差主事行取回京則民心以安國本以固而所以重畿輔厚貴戚者亦兩得矣 疏入帝不納

論錦衣衛朱宸等疏

嘉靖二年

張原

臣伏見錦衣衛前所千戶陳昇官冒錦衣材本廝役虛張聲勢懾服衆人肆其壟斷之心挾以羅織之計接受詞狀搜訪陰私拏攝平人括檢富室妄自驕悍雖堂上官受其執持擅用刑威雖內臣家被其索害先嘗坐喇唬房肆志已甚又嘗坐通州季虐取尤多害衆不止數十家得利已踰一二萬道路側目儘有怨言錦衣衛革職千戶魏頤狡猾成性夤緣用心先年已奉詔旨革除今又謀在東司房辦事夫以冠帶總旗之名乃與千百

戶並坐理事于法例旣舛于名分實乖況權勢憑依胸臆是肆貪饕括聚報復公行物論旣多良可深惡錦衣衛掌印指揮同知朱宸旣爲一衛之統領凡事皆由其掌握卻乃納賄徇私用人不審始焉或貪其餌或附其勢終焉乃受其制乃容其奸縱彼豺虎之儔貽我閭閻之患觀其所用之人如劉儒關鳳及陳昇魏頤此類頗多罪烏可追再照錦衣衛乃親軍之司實機密之地貴旣云重官宜得人今指揮同知朱宸痼疾耳聾應對不給指揮使周傳素行不謹穢德彰聞而指揮同知駱安

則又貪取略同才猷未著既皆未孚于人望曷可委任于所司況朱宸尅減俸錢官員皆鄙其行分取官緡旗校咸怨其貪營利之計百生訪事之使四出又其子誘校尉以羅織平人嚇大戶而欺取財物宿娼不檢生事妄爲周傳鑽刺機巧實先朝姦邪之黨人彌縫殊深乃新政亟誅之遺惡顧方以爲得計不知悛改前非代人追債而分其財唆人告訐而利其有朋惡相濟衆怨攸歸又以戚畹至親乃復營求管事故違事例擅啓弊端此二人者處之近侍尤非所宜乞將朱宸等特賜退黜

陳昇等通行懲究再乞飭下兵部該衛掌印管事員缺另行推選歷練老成公謹廉靜人望素推之人用之再將東西司房辦事寫字人役差官逐一清查遵照近日題准事例勿得容留先年查革人員仍乞敕諭該衛凡有公幹須要秉公擇人但係平日生事害人者勿得一槩差辦此後敢有先年查革人數仍復謀在東西司房辦事寫字及平日生事害人之人營求一切差委者俱聽科道官指名劾奏治以重罪臣又訪得通州坐季原非祖宗舊制比因彼處盜賊生發權宜差人止爲訪拏

盜賊一事此外並不得有所干預其後生事圖利之人營求差委馴至今日遂爲地方之害況天順年間已嘗因事奉旨查革而今彼處又已設有兵備守備等官則此坐季人員似亦甚爲冗贅伏望皇上察納臣言俯賜停止生民幸甚 疏入得旨兵部看了來說

寢楊倫職命疏

嘉靖二年

張原

臣謹奏近該內官監小火者張通等因本管太監楊聰病故比照太監趙山廕弟趙雲事例具本題請官其姪倫奉聖旨准他楊倫與做錦衣衛百戶管事該衙門知

道欽此臣等固知聰乃藩邸舊人也陛下昔者龍潛藩邸私厚于人固無不可今爲天下主以天下爲家天下之人皆陛下臣顧猶可自分彼此厚薄以示不廣乎祖宗朝內臣旣歿間有寵被恩私錄用弟姪者然皆賢勞著績輔翊有功素爲內外人所知敬者方始得之然亦不過一二人以示異數初未嘗概予而濫施之也藩邸舊人在當時人品不無賢否歷年不無淺深効勞不無大小左右近侍足當聖意者亦不無差等其間不宜槩以舊人一例論也夫官爵乃祖宗之定制天下之公器

陛下自當爲祖宗爲天下崇重而靳惜之不宜任私意
往往濫及私人也況倫以厮養之賤無戰伐功而濫受
六品武職其于名器爲何如以公家廩餼皆生民膏血
而容倫饕餮其中其爲冗濫何如且爲官擇人因能授
任乃國家官人之法今不論其才能可否而卽使之管
事豈擇人授任意耶縱使私厚舊人恐亦不宜如此也
張通等代爲之請是乞陞也不由該部議擬陛下特降
內批與之是傳陞也陛下卽位之詔已嘗痛革此類播
告天下天下之所共知在先朝者俱查而革之在藩邸

者又從而與之是天下之人皆不許傳乞而藩邸之人
獨可任爲之岐宮中府中于二體判前日今日爲兩端
方自行之旋復背之失信破例天下其以陛下爲何如
往時趙雲准與千戶妄起弊端臣等已經屢次執奏而
不蒙俞允今倫襲其故智又復然矣小人得志日長月
滋彼此效尤妄肆比引將來恐又不止于此此臣等所
以凜凜然大懼不得已于言也伏望陛下以天下公爵
待天下有功不比于匪人不溺于私愛崇重名器靳惜
恩賞特降明旨追寢楊倫廕官之命不使後人復援楊

聰以爲例天下幸甚若必欲其杜絕倖門更乞將趙雲官職一體追奪庶天下後世曉然知大聖人所爲從善弗拂改過不吝迴出尋常萬萬也 疏入得旨楊倫已
有旨了只著帶俸該部知道

祛異端疏

嘉靖二年

張原

臣謹奏該大學士楊廷和等上言慎選左右速停齋醮以光聖德奉聖旨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朕已知道了欽此臣仰觀聖意似未慨然賜俞者故復昧死一言之竊惟人君好尚天下趨向繫焉雖發于一心之微著于

幽深之地行于一時之暫然而感召孚應之理形發影響之機波蕩風靡之勢蓋有不言而信不令而行不疾而速者如此雖或告誡丁寧刑罰督責無益也故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況夫奸巧貪婪之徒夤緣干進者百計以用其心而輕儇柔媚之人乘時射利者每日以試其術二者錯布于內外則人主耳目之前舉凡可欲之事背理而害治者紛然雜進矣人主遇可欲之事或口一言焉或身一行焉讒諂面諛之人罔不亟順旨以諛其美或先意以導其行人主殆有受其欺而不

自覺者是以心志爲之蠱惑視聽爲之眩誘彼之甘言
得投于間隙之時或竊國之命或移其所好奸巧貪婪
之徒得以夤緣干進焉自古人主苟非明理燭幾之聖
鮮不爲其所欺矣昔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
從而譽之不已太宗正色曰魏徵勸我遠佞人我不知
爲誰疑是汝今果不謬宇文士及叩首謝若太宗者可
謂歷代之英主而不爲小人之所誑惑矣臣自去歲聞
左右近侍之人有與外面宮觀革職人員陰相交結承
其指授誘引陛下崇信道教致于煖殿建置老子像又

令內臣誦習其書演行法事比臣卽欲具言竊念陛下
明聖決不爲此而外人之言或出孟浪以故中止近日
道路流傳言者愈衆且謂陛下躬自臨壇焚香拜籙而
大學士楊廷和等今又以之爲言臣始信陛下真有此
事而人言所謂左右輕儇之人乘間設餌以誑陛下欲
爲希寵干進者之媒不誣也陛下卽位已踰二載聖心
堅定百無所好一旦乃復爲此此臣之所未喻也臣惟
孔子之道載諸六經治天下者率必由之由之則治違
之則亂無之則亡未聞以佛老也佛老之教以清淨無

爲爲本苦空寂寞爲宗今陛下爲天地百神及天下民
物主萬幾叢委萬物攸賴顧可清淨無爲爲耶抑可苦
空寂寞爲耶獻說陛下者或稱其導引之術或盛爲福
利之說其所以聳動宸聽大約不過二者陛下一時不
察遂以爲真有益而誤信之殊不知其事已嘗歷試于
漢唐宋之君往往無益祇以自欺或且又有害焉明效
大驗昭然可攷陛下何不據往迹而省觀之乃復崇信
之深如此也或者陛下欲爲宗廟社稷及天下蒼生廣
祈福利勉焉爲之意固是矣但今星辰失度雨暘愆期

風霾亘旬江湖湧溢盜賊充斥死亡載道彼佛老者不
能副陛下崇敬之誠爲陛下禦災捍患福國庇民以佐
成泰和之治則彼無靈神而不足信也陛下亦可以攷
矣陛下屈萬乘之尊以事異端之教自視之若無大關
繫也然而瀆亂大經虧損聖德貽笑天下取譏後世實
非細細者況自祖宗朝來內殿未嘗有此建置陛下乃
創爲之不可也及各宮好事及漢經廠番經廠西天
經廠并靈濟宮顯靈宮諸處日逐俱要供給齋飯供養
等物俱必經由光祿寺造辦所費至爲衆多其一切支

用內府帑庫錢糧以爲觀施賞賜者當又不止于此夫內府帑庫錢糧儲之本爲軍國之用現今各邊鎮軍士缺少月糧有司往往告乏各處地方盜賊旱澇百姓在在告飢陛下一切吝而不與而乃爲此觀施賞賜等項所浪費使羣小侈然持之誇耀于人以示得志則亦安用此帑庫積蓄爲耶臣亦未見其可也祖宗設師傅保之官而處之禁密之地師導之教訓傳傳之德義保保其身體乃其職也今楊廷和少師也蔣冕少傅也毛紀費宏少保也皆陛下師臣也彼聞人言或及于陛下顧

未得密勿論道之義乃爾登言章奏之間計亦不得已矣觀其旁引曲譬析事論理委曲詳盡激烈剴切蓋實情迫于中責切于身所以盡忠陛下也所以求舉其職也陛下漫然應之曰已知道了詞雖婉而意實乖言若親而旨則離略不見有改悟之意而許之施行此臣之所以不能不駭且疑也陛下初卽位每召廷和等事必咨之而後行今併其言置之而不聽何也彼師臣尚且如此臣屬何望焉前日因災異陛下兩敕中外文武羣臣同加修省天語丁寧至再至三而吏治民隱興利除

害都要著實舉行之旨又往往形之批答之間既曰事關朕躬的朕自舉行又曰齋醮俱已停止迄今齋醮之設自若也抑又日益而月盛焉是詔旨徒事靡文舉行託之空言停止虛應故事陛下已自食言而所令反其所好矣何以責中外羣臣祇承德意而欲其著實舉行政務耶此臣所以益信陛下受餌于左右輕儇者既深也伏望陛下清心窒慾以立天下之本稽古正學以建四方之極端其嗜好勿爲小人之所偵知謹其習尙勿爲異端之所搖惑上畏天戒下恤民窮速將所建佛像

盡行撤毀內外齋醮俱各停止凡誦習佛老之人勒令散歸原舊各該衙門萬幾之暇惟當專一游心孔子之道涉覽大學尙書及古君臣事跡則聖心開悟樂地自多治道裨補宏益實大固不必服警衣誦真言以從事所謂異端之教也臣又聞內臣有周用田顒蔡秀者駟儉之才奸狡之性柔佞便捷本其所長原係罪人名下之人今復夤緣左右答應彼乃巧伺上意動中機會挾持左道熒惑聖聰凡茲所爲皆其誘引蓋欲陰爲引用罪人立赤幟也臣于去年不揣愚妄請陛下遴選近習

意正在周用等節奉聖旨宮中一應執事內臣著司禮監從公揀選謹厚老成的答應備用欽此至今司禮監官牽制私意廢格敕旨不見有所施行伏望陛下將周用等屏逐出外勿得復留左右使為羣小引用之地其宮中答應執事人員更乞敕司禮監遵照前旨從公揀選中間但係往年罪人名下如周用等者一體俱賜遣逐庶幾拔本塞源而太平之治可成也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論王邦奇等七次奏辯疏 嘉靖二十二年 張原

臣謹奏近日錦衣衛左千戶等所鑾輿等司旗校王邦奇等第七次奏辯意圖復官已經臣本科參駁去後臣竊惟詔旨不可不信紀綱不可不振法度不可不行皆朝廷大體所關治亂攸繫恐陛下未之悉察故茲瀆陳查得先奉詔書內一款正德元年以後各衙門官軍旗校人等緝捕妖言奸細並不係臨陣對敵強賊一應陞授職役者通行查革欽此又一款節云抗違妄奏者問發邊衛充軍欽此及經科道部衛等官查明具題奉聖旨是冒濫人員既會同清查明白并其餘事情該部都

看了來說欽此續該兵部覆題奉聖旨是各該官員旗役都依擬查革中間係職官革盡職級的還與他冠帶閒住被革人員朦朧奏辯的你部裏及該科參奏重治欽此後因錦衣衛右所副千戶楊忠奏辯該兵部參覆奉聖旨是楊忠抗違詔旨朦朧妄奏法司提了問欽此又因錦衣衛衣中等千戶所千百戶總小旗劉鑽等奏辯該兵部參覆奉聖旨你部裏說的是但係弘治十八年以前陞授職級都照舊不動正德元年以後陞授的盡行查革不許再來奏擾劉鑽等饒他欽此今邦奇等

俱係官軍旗校在正德元年以後緝捕而陞官正詔書相應查革之人中間雖或亦有事情真實者殆亦不過一二而今皆不可攷難以辯理亦在所不必論也是何也蓋以正德年間國柄潛移權倖用事祖宗之制度朝廷之紀綱蕩廢殆盡以致奸邪小人依憑城社大肆貪緣率皆納賄以求官計日而遷秩下至販夫賈子廝養僕隸無不爲之無不遂意名器爲之大壞紀綱日以決裂比時雖彼儕輩之人亦以爲濫而知後來不能安享也陛下昔在藩邸知之亦稔幸而天佑我明陛下卽位

之初湔刷垢敝克復舊章冠帶之塗天下方喜于廓清不意于邦奇等之奏復有看了來說之旨臣固知邦奇等平日榮冒官資紆拖朱紫出入炫耀意氣揚揚一旦革之使之索然情固不能無怏怏然既有明旨還與之冠帶閒住則亦可以安命知止矣若必欲復官則奉有正德元年以後通行查革之詔累奉依擬查革及盡行查革之旨理不可行法不可行朝廷之體統亦不可行凡茲舉朝大小臣工孰敢犯天下清議甘萬世重譏奮然自任再開俸門以復邦奇等之官以蹈抗違詔旨變

亂成法之大罪乎邦奇等本以緝捕得官臣卽其事論之十五六年間羅織鍛鍊無辜而死者不知其數抑有罪人雖死而尙不知何事者有人心者無不痛心邦奇等試揣于心亦當自知也殺人以求富貴在天理以爲何如今乃不自悔訟復爾騁其讎怨之口極爲詆詈之言恣其兇悍之性欲爲報復之計肆無忌憚至于此極古人有言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亦皆所以敬君也今科道等官爲陛下左右之官是近臣也銜陛下命往理其事乃陛下之命使也邦奇等視之曾陛

下畜產之不若而叱詈之屢加漢法所謂大不敬何大
于此其所攀比之人又皆一偏之見殊不知各人之事
迹不同詔書之條格嚴密官司之用籍詳明不入于此
則入于彼應革應留據實可見非惟不敢容私雖有私
亦不能容也且法者原于天道制于祖宗主于陛下而
奉行于百官今天下事非一端奉陛下法治事者非一
人審使邦奇等之奸計得遂市虎之流言成真則百官
臨事皆將有所觀望而畏縮規避孰肯爲陛下任事怨
乎況屢奉詔旨一則曰抗違妄奏者發邊衛充軍一則

曰朦朧奏辯的參奏重治一則曰不許再有奏擾而大
明律及現行事例又有撫拾勘問官員者民發口外軍
發極邊衛分之條今邦奇等七次奏辯不知于詔書于
律例何如也臣該科雖嘗履行參駁而不知復有引詔
旨據律例奏請論之如法如往日之治楊忠者則邦奇
等之不悛亦宜也今天下奸邪潛匿蠹政屏息世道清
明者賴有此卽位一詔爲之隄防耳臣等之所以謹守
而不敢苟邀人心緘默不言者亦以此也此焉一決則
潰溢四出汎濫滔天陛下大事去矣臣待罪該科已奉

有明旨許臣參奏況又親見此輩牽朋引類以搖奪國是敗壞國體抗違詔書摭拾勘官臣大懼世道之下陵上替紀綱之日隳月廢工不信道朝不信度關繫天下治亂也不細彼科道部衛區區數臣固不足惜也伏望陛下獨奮乾綱大張雄斷敕下法司將爲首王邦奇遵照詔旨從重發遣以爲衆戒仍追究代寫奏本之人照例治罪庶朝廷不失信而百官得以展布供職也 疏
入得旨兵部知道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九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

停國戚張鶴齡等恩典疏

嘉靖二十一年

張原

臣謹奏昨見吏部奉敕皇親太師壽寧侯張鶴齡進封昌國公慶陽伯夏臣加太子太保欽此又奉敕都督同知陳萬言進封伯爵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欽此又該司禮監太監張欽傳奉聖旨都督同知陳萬言男陳紹祖與做尚寶司司丞欽此又該傳奉聖旨舍人蔣泰蔣清蔣昶俱與做正千戶吳振武受俱百戶欽此臣聞命錯愕甚有不安于心者竊惟祿以報德爵以賞功天地

之常經先王之大法祖宗之定制不可易也易則濫濫則賤賤則無以收檢人心砥礪世道陛下繼祖宗大統爲天下義主當以爵祿爲公天下之具以待天下有才德之人不宜私恩外家而濫施妄予以隳祖宗天下之法制鶴齡等無間關百戰功非俊傑九德士徒以椒房之親重荷恩寵富貴已極名位已盛今無一事復加崇階一日之間徧及四氏封公者一人封伯者一人進宮階者一人授六品文職者一人五品武職者三人六品武職者二人不惟寵賚頻仍爵賞橫濫抑且私厚戚屬

輕用王章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萬言新聯國戚列佐督府循之舊例進封以伯固有可諉臣猶嫌以太驟鶴齡等果何謂耶若以爲母之恩罔極陛下之孝未盡則去歲之詔覃恩已至今茲之予又似無名縱使鶴齡等有積勞于國家則論功行賞亦止宜于一行豈可去年降一敕今年又降一敕去年加官今年又加官洪恩過寵頻頒疊見以瀆以僭至于如此然則何時可已也吳振武受又出異姓臣不知爲何人今皆曲緣私恩一概濫被輕授無度實啓傳陞之厲階何以壓塞人言防杜僥

倖臣所以不能不駭且惜也且公之與伯上爵也五品六品文武官階重職也封拜大事也陛下不謀之輔弼大臣輒自內降手敕率易行之揆之事理殊未爲安況大恩不可以頻假上爵豈容以輕授祖訓昭然法制具在陛下又似不宜任情率易行之也夫富貴忌于太盈功名嫌于過盛造化消息盈虛之理有一定而不可誣者是以漢唐宋賢君往往慎重公賞抑絕私恩而不肯少假借外戚其外戚之知道理識時勢者亦或守謙讓戒盈滿而不敢少憑藉公家用是上下共成保全之道

而爲善處富貴之人書之簡冊于今有光臣方以堯舜望陛下顧今所爲又似戾于漢唐宋賢君遠甚使天下得而私相非議後世得而橫加指評臣所以爲陛下甚惜者以此況今各處盜賊縱橫生靈糜爛饑饉連亘道殣枕藉而南京之所奏報又有不忍聽者陛下曾不少動于中而存心于宵旰顧惟拳拳戚畹而敷覃恩澤臣恐天下以陛下無意于斯民而祇知有外氏其害誠非細也臣所以爲陛下甚惜者又以此伏望陛下以天下爲家以萬民爲念以義制事以禮制情遵祖宗慎守名

器之訓謹戚屬驕僭禮制之防俯納臣言將前項恩典暫為停止徐俟他日再圖議行庶賜賚有名官爵不濫陛下不失守文之盛德戚畹得全知足之令名臣之此言非敢薄于陛下之所親自顧備員言路封駁乃其典守觀此事理之或舛實有不能忽然于心者抑懼天下後世之議及臣也是以昧死上聞不勝隕越待命之至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停司禮監請乞疏 嘉靖二年

張原

臣謹奏近該司禮監右監丞閻綬等題為已故司禮監

太監張淮弟張銘姪張琦張瑋及閻欽等乞討官職及現任管事奉聖旨張銘淮南鎮撫司管事其餘罷該部知道欽此臣等竊見淮以閭閻之子入侍帷幄榮冒蟒玉叨官司禮雖有奔走之勤殆亦職分當然慨其生平寵榮殊未足以報稱況當陛下繼統而覃詔推恩已嘗官銘為指揮同知今淮既死又錫之葬祭若復用銘不無失之濫繁往日太監趙山楊聰等死其發送諸內臣為其弟姪乞官臣等執奏論其不可不蒙俞允然彼皆藩邸舊人既獲從龍之幸或荷非常之恩事偶可以一

行固亦妨于聖治不意今日遂以爲例一槩踵而行之
是何也臣等據法之言旣不見信而彼徇私之請得以
肆行故耳夫朝廷用人本以辦集事務苟不問其人之
才不才乃惟念其私故輒委之事其不至于僨敗者鮮
矣鎮撫乃機密之司尤當用人于推選而朝廷于機密
之事豈宜以人而嘗試臣等昨嘗略見銘之爲人禮度
且猶不知于事何能辦集設若他日有所僨敗則陛下
事也皆于事體有乖治道傷損甚非軌物憲世之意再
照司禮監右監丞閣綬職名司禮顧不能守禮以贊成

陛下維新之政乃棄禮任情爲人乞官使陛下蹈濫賞
妄施之過舉官署有倖位僨事之匪人設心不臧曷堪
委任若係追念昔爲張淮之門下則豈宜以朝廷之公
物爲報復之私圖召枉啓濫是謂不忠他或有所利而
爲之則又豈宜假朝廷之恩典爲私門之商販賣公徇
利是謂無恥其稱淮之墳塋離京寫遠須得親人往來
照管聽其言似是究其理則非照管墳塋銘係親弟亦
卽可以自便似不係于官之管事與否又本後開寫乞
官人數頗爲衆多而閹欽本非淮之族屬實與綬之姓

氏相同中間尤可疑惑且各名之下輒自注擬官職事屬擅專似不知恩典出自朝廷典守各有攸司怙寵擅權市恩罔利皆大不可賴陛下聖明止許張銘管事其餘俱已報罷臣仰贊聖德無任喜忭但張銘管事尤非祖宗軍政推選之舊法聖賢因能授任之明訓臣等待罪該科不得不又爲之言也伏望陛下慎重公賞抑絕私情俯納瞽言追寢張銘管事之成命仍將閭綬薄示懲責以爲後戒臣又聞行事必先申命明罰所以敕法不塞其源不足以止其流不懲夫一不足以戒夫百更

乞敕司禮監通行戒諭各監局官俱要同心協力守法奉公不可代人乞討陞官管事等項恩澤以貪圖利益自壞行止則幸甚疏入得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論國戚張延齡等罪狀疏

嘉靖二年

張原

臣謹奏訪得建昌侯張延齡被宛平縣民孫銘奏訴強占地土等不法事五件投匭而法司不敢理論延齡擅自差人前往法司門首將銘捉拏至家鎖拘馬房內者五日銘妻又嘗將情抱奏而法司亦不聞有所施行延齡又將銘責打二十而後疎放去訖似此恃負驕恣妨

國害民臣恐陛下深居九重未之或知也近日皇親功臣轉相效尤大率皆是如此又如定國公徐光祚本以癩癩病夫駮惹已甚而伊弟所謂三公子者每下鄉邑擅坐轎乘擅著蟒衣擅住公館擅接詞狀擅出告示擅用刑杖作威作福違禮違法不可疏舉而玉田伯家昌化伯家亦每代人追討錢債貪圖賄賂妄生事端羅織平人經月拘囚私自拷訊聲勢張皇道路側目恐非諸皇親功臣之福亦非宗廟社稷之利陛下爲天下軍民之主而實賴天下軍民以立國今視諸皇親功臣違法

害人而不與之作主則軍民受害者將復赴愬于誰萬一日久勢迫民怨心離陛下又將何以立國延齡等已爲富貴之極而不務求持盈守成之道乃貪婪貨利無有止足恣意妄爲驕橫不法如此似不知有朝廷而畏法度也由今觀之則我太祖之待功臣漢文帝之處薄昭皆不可謂之少恩而諸皇親功臣之事陛下亦不可謂之守禮陛下之御諸皇親功臣或亦過于厚矣陛下固云念其親親之情世功之冑然民惟邦本之義獨不當念而惜之乎今小民受害而無所控訴法官畏縮而

不敢究理以致諸氏之驕恣日甚民日不堪陛下曾不
少爲動心而略加詰責若縱之使然者非計之得也正
德年間雖權奸用事而諸皇親功臣猶知畏罪自戢顧
亦不聞有此今陛下聖明在上而延齡等乃至如此之
甚臣竊以爲陛下姑息太過威令不行致然耳伏望陛
下重維祖宗洪業之難創億兆人心之易失閭閻生計
之至微勲戚富貴之已甚常以義而制情不徇恩而掩
義申飭戒諭痛賜裁抑務使諸皇親功臣皆知敦尚儉
素恪崇謙恭各守禮法各保富貴不可輕自恣肆冒犯

憲典以貽後悔其所奏建昌侯定國公事情仍乞敕法
司通爲究理倘得其情皆置之法庶威令得以彰明貴
戚知所斂戢不徒小民之幸而亦諸貴戚保全富貴之
幸也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停止織造疏

嘉靖二年

張原

臣謹奏先該內織染局署局事御用監太監刁永等題
請差官蘇杭等處織造工部執奏以爲不可反復辯論
殆千餘言蓋據時勢而極言之事理極爲詳盡不圖聖
意竟莫之回而有差內臣二員提督之旨此事關繫聖

政之得失生民之忻戚世道之治忽不得不昧死以陳其愚陛下登極之初已將各處新添差出內官盡數取回聖明洞見萬里或知其為地方生民之害也天下方蒙更生之福不勝喜幸迄今日月幾何而乃復有此差官之旨何前日知其害人而停止今復不慮其害人而允其請乎現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殍殣載道而南直隸一帶災傷尤甚為今之計正宜加意存恤尚恐其無濟矧可又加之以征科朘剝之擾耶陛下每遇各處撫臣奏報災傷之大府部臺諫疏論救濟之方屢降明旨

發內帑減征派諄諄戒諭皆欲其加意存恤務使民沾實惠似此所行則是一面差官賑濟一面差官科害所謂實惠者何有存恤者何如也明旨所許雖止蘇松然弊源一開倖門再啓于用謀利之人遂以為例浸淫之勢決不可復止則陝西之羊絨江西之燒造與凡買辦採辦管莊管店之類亦或在所不免矣今天下地方大半多盜而陝西重鎮已經戎馬之所殘擾民或死于飢餓之間鋒鏑之下者餘已無幾呻吟之聲疾蹙之狀已是遍滿閭閻何以復堪乎此臣恐窮民之無告者或遂

至于反袂而不逞上梗聖化噬臍何及夏間風聞浙江鎮守太監梁瑄指稱進貢差人私齎寶貨滿載舳舻前來打點意圖帶管織造比時給事中章僑豫以爲言正欲逆閉其途纔延數月而太監刁承果有此請梁瑄當倭賊搆亂之際不聞出謀設策以靖地方乃惟汲汲營幹圖管織造究其心蓋止知謀利而不知謀國止知愛身而不知愛朝廷陛下試詳察之彼果何如人也梁瑄之營幹雖因章僑之言而暫止然實啓其端矣自後賄託左右夤緣宮掖以圖委用者皆由此以施其引伸疏

濬之術致令差官之命竟爾必出而莫之挽回臣按瑄之擅啓弊端違格詔書爲陛下斂衆怨爲朝廷生厲階誤國殃民背公徇利罪可斬也伏望陛下常懷民惟邦本之心重念民窮盜起之義所有差官提督之命速賜追寢俟後歲時豐稔人民充足再爲議行仍將梁瑄取回究治以杜夤緣則生民幸甚臣亦幸甚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論議禮諸臣黜陟疏

嘉靖二年

胡世寧

臣昔于陛下踐阼之初竊倣宋臣司馬光上言人君大

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臣竊見陛下臨御以來子惠黎元洞燭事體仁矣明矣而武則未彰是以臣工多玩政化未隆邇因大禮之議羣臣執議不合陛下優容再三而彼激烈愈甚聖心不得已赫發斯怒薄示威罰朝野聞之肅然震慄聖武彰矣三德備矣然臣竊有憂之敢申前說未盡蓋是三德之中以仁為主而明與武所以成之也故譬諸天地仁則其生成之德明則其日月之照皆不可一日而無也若武則雷霆時可一震而已若震之數或震之過則天下何所容身而天威亦反褻矣

故說者謂是三德仁或可過而明則不可過也明過則察明猶可過而武決不可過也武過則殘臣願陛下自今中外羣臣有罪下之可寇責問罪狀明白輕重誅黜皆依律科斷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所謂武也乃若數用廷杖則恐其間或有心實忠良而體素怯弱者一時不堪箠楚偶斃雷霆之下遂傷日月之明臣知此事非出陛下本心實由羣臣偏見激烈之過然而傳播天下書之史冊豈所以昭聖德之美哉臣願陛下自今謹之于後而已席書以達禮受知陛下親擢禮部尚書真得古

聖王知人善用之體然恐後有文臣武將才望非書之比而乃援書爲例夤緣結託不由衆推以得倖進者聖明于是仍許選部言官執奏而追奪之可也其餘新進英達今雖議禮一言有合而以後難保其事事之皆是舊任老成今雖執禮一事過當而以後難逆其事事之皆非聖明于是惟以天地日月三無私之心照臨于上其言是者從之非者置之其立心行事公者用之私者黜之無分彼此新舊而先有適莫于中天下之幸也皇上聰明仁孝親定大禮追崇皇考爲恭穆獻皇帝聖母

爲章聖皇太后已無子臣父之失矣然而議者欲正兩考之失追改皇伯之稱紛爭不已中外共疑臣非敢謂其言之不然也然竊有見陛下入繼大統雖由皇考遺體倫序當立然而定策之初朝議大協實由慈壽皇太后擁翊之功旣而卽位以來人心永戴實承孝宗敬皇帝聖治之蔭臣知聖心純孝其于議者之言必有不欲盡行而皇伯之稱必有不忍遽改者矣臣願陛下明以此意止議者之再言而消其嫉怨亦以此意釋羣臣之固惑而宥其愚忠要使兩宮二廟均享陛下之孝而歡

徐選民自奉... 卷三
三 吳鼎雯校
洽無間九州四海咸頌陛下之德而愛戴無疆亦使新
舊諸臣和協于下以佐理維新之治用以祈天永命于
萬年此陛下萬世之孝也臣愚昧死不勝惓惓 疏入
帝不納

大禮議 嘉靖三年

吳一鵬

臣謹攷前世入繼之君間有爲本生立廟園陵及京師
者第歲時遣官致祀尋亦奏罷然猶見非當時取議後
代若立廟大內而親享之從古以來未有也臣等寧得
罪陛下不欲陛下失禮于天下後世今張璁桂萼之言

曰繼統公立後私又曰統爲重嗣爲輕竊惟正統所傳
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宗統之與宗初
無輕重況當我朝傳子之世而欲倣堯舜傳賢之例儼
非其倫又謂孝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遂欲改稱孝
宗爲皇伯考臣等歷稽前古未有神主稱皇伯考者惟
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則有之非可加于宗廟也前此
稱本生皇考實裁自聖心乃謂臣等留一皇字以覘陛
下又謂百皇字不足當父子之名何肆言無忌至此乞
速罷建室之議立廟安陸下璁萼等法司按治 議奏

帝報曰爾等欺朕冲歲黨同執違往且勿問其奉先殿西室亟修葺盡朕歲時追遠之情

請舉大禮以安人心疏

嘉靖三年

朱泚

臣竊惟嘉靖三年二月三十日恭遇慈壽皇太后聖誕節奉旨命婦皆免朝賀伏見近來天災流行聖心警動諸凡供御一切裁省母慈體國當示謙冲但睿旨簡嚴不言所以臣民觀聽惡得不疑咸謂朝賀之禮近在興國太后固已舉行今者慈壽誕辰乃聞報罷事體相類禮數頓殊傳報之間關繫不小竊念慈壽皇太后手提

神器親授吾皇母子至情天日在照孝宗在天之靈所以望陛下之事母后者何如天下臣民萬姓之心所以望陛下之事母后者何如今乃旬月之間一廢一行彼此相較形迹太著何以安母后之心慰孝宗在天之靈副天下萬姓臣民之仰耶臣愚以為朝賀之禮在母后雖云固辭在陛下尤宜敦請比諸常禮加意舉行致誠致敬盡情盡文不然萋斐成文嫌隙易啓兩宮之疑漸積國家之釁日生興衰隆替實繫于斯臣不勝感激之至疏入忤旨下獄杖斥

勘地方賊情疏嘉靖二年

張原

臣謹奏先該福建鎮巡等官勘報過漳州等處流賊攻劫殺擄並官軍斬獲緣由前來已經兵部又據莆田縣被害民人詹與良奏稱彼處衛司不行勦捕致賊猖獗大肆荼毒等情看得中間情辭各異其他隱蔽尚多不無追究未盡遽難定奪欲再轉行彼處巡按衙門覆勘等因覆題奉聖旨是各該官員功罪并陣亡死節等項事情著巡按御史從公查勘務見明白來說賊起去處失事情由還著廣東鎮巡官上緊勘明具奏欽此臣惟

前項盜賊攻劫鄉邑焚燒室廬搶擄人民污蟻婦女拒敵軍民殺戮官吏甚至殺人祭旗剝皮分屍剖腹取胎流毒三郡遺害兩省備極慘酷人皆憤怨蓋不獨詹與良一人言之其鄉人聽選官陳文達及給事中等官鄭一鵬等幾二十人皆嘗連名具奏彼皆土著居人身親睹記所見必真所言可信其稱賊在附城劄營二十餘日衛司坐視不顧任其歌彈飲酒從容劫殺給票買物明報官司准令供應又稱忽聞賊至都司先已遁去次日方知所在軍出涵頭偶聞風吹于兵仗有聲指揮以

御選明倫彙編 卷三
下返奔入城官軍未嘗與交一矢止有民兵屢戰被殺約有五百餘人典史中箭而死檢校被擄贖回等項情節與臣所聞大略相同及觀彼處鄉人所撰癸未錄者紀載彼時事情尤爲詳備其與彼處官司之所勘報十無二三該部欲行覆勘蓋已洞燭其弊但彼處官員旣經查勘回奏豈肯再有異詞自爲先後矛盾況彼俱係待罪人員未免回護遮掩祇事虛文塘塞以致鬱閭閻之憤失綜覈之實遂僥倖之心傷公平之治深爲未便合無照依勘處倭寇事例再煩敕旨選差給事中一員

前去將彼先次勘報并詹與良等各奏事情逐一查勘務見明白其廣東賊起去處失事情由亦令差去給事中一併勘保其實奏聞臣之此言非過爲是刻薄也比見近年各處盜賊繁多率皆起于細小彼處守土官員旣不設法捕處又不及早申報勢已釀成專事隱蔽擁兵自衛安坐旁觀聞賊在前惟擇善地而遠守與賊對壘乃先望風以奔遁大有喪敗則減百而爲十又假爲被傷之名稍或捕獲則張百而成千又多係冒報之數及被查勘率復遷延動經二三年間傳歷一二人手俟

其日久時易心懈事緩方行掇拾冀以塞命中間又以
遷官去任爲解功罪掩贖爲詞以至賞多濫恩罰不及
罪法令不行人心玩愒沿傳此弊已非一朝往日山東
河南南北直隸勘報事情大率皆是臣所以信今日詹
與良之言不誣也臣又聞近日山東盜賊復起河南嘯
聚已逾千人廬鳳地方現有奏報而湖廣諸郡在在生
發以臣觀之皆非細故使非朝廷及早厲法度明賞罰
大加振作于上臣恐人心無所警畏政令日就廢弛各
處守土官員蹈襲宿弊皆事苟免天下之患未易止息

用是拳拳不避塵瀆謹以愚見昧死上聞 疏入得旨
兵部看了來說

在告極論朝事疏 嘉靖三年

張 原

臣近以灼艾在告聞科道等官交章劾論主事桂萼張
璫等之邪佞皆未見陛下有所指揮臣竊憂憤不知所
以呻吟之餘謹昧死輒以萼等所以固守前說必欲求
勝之意與科道等官極言舉劾不欲與之並立之故爲
陛下備言之爲萼等者固自知變置宗廟詆毀詔書離
間宮闈誹排大臣搖亂國是罪在不原然業旣爲之譬

之騎虎難下益復固守前說猶冀可以富貴一時是卽
鄧綰只知好官桓溫不避遺臭之類耳宜其大言橫詈
愈無忌憚而不肯已也爲科道官者亦固知聖志已定
天威方赫雷霆之下無不摧折渙汗之餘豈容撓沮顧
以邪說橫流奸人干進國之安危繫焉比之亂臣賊子
其迹雖隱以微而害實大且烈恐陛下一時不察誤中
其餌使奸邪之計萬一得行而伯考之說竟或改稱人
心洵洵爲是之懼所以連章累牘紛紛不已逆鱗犯諱
亦有不暇計者臣嘗驗之人心非特在廷之臣以爲然

雖下至閭閻匹夫亦皆以爲然也此可見孝宗皇帝深
仁厚澤洽被人心人心無不延頸思欲爲孝宗死者科
道官特因人心而述道之耳況其職守所繫公議所關
亦宜其抗言執奏愈見激發而不敢已也萑等旣已召
至京師搢紳大夫皆不與之立談彼豈無一鄉黨朋友
素相親厚往來者哉聞其日所造接祗皆先年罷革不
得志之人幸災樂禍之輩每語若人曰吾已得君矣吾
言已見信矣吾行將柄用矣吾當進退百官變置法制
矣肆行胸臆謬爲大言以欺人如此尤可深惡而痛恨

也新進小人曲學阿世纔得陛下假借以顏色輒爾矜
大銜耀若自不能堪者其器局狹隘識趣卑陋甚矣他
又且不論也陛下亦嘗知之否乎今陛下于萼等所奏
一切留置于內庭其諸科道官之論列每漫應之曰該
衙門知道然聖意叵測而國是無所底定以致人心愈
自激發而言或傷于煩聖心愈見堅執而聽或至于厭
蓋亦無怪其然也何也大禮已行于往時明詔已布于
天下聖孝純篤萬萬無復改易之理此但陛下自知之
耳天門九重外人不得而知也夫人不見知而致疑上

不明言以示信馴至內外沮惑君臣乖睽所謂上下不
交而庶事叢脞也其將何以爲天下臣所以憂憤而不
能已于言者大率爲此陛下爲天下計曷不降敕大廷
徧諭羣臣備述明詔已頒大禮已定以示再無改易之
意其桂萼等亦宜早賜處分遣之回還仍就舊列則人
心以安人言以息國是以定實宗社無疆之休也 疏
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乞停工匠等陞賞疏

嘉靖四年

胡世寧

臣竊見御用監太監張忠題准將成造龍牀等件官匠

趙奎等六十八員名內陞職五十四員冠帶一十四名節經部科諸臣據法奏駁未蒙聽許伏惟自古國家建官分職下至百工技藝之人皆有月給俸糧使之各食其食而事其事非若民間雇用工藝人等身非所屬事必相酬也至于陞官止惟武職論功蓋因用其死命其餘則皆遇缺掄材銓補非以酬勞也今趙奎等歲入官廩成此工作乃其職分豈應更加陞賞故如我太祖太宗創造兩京宮廟城闕及各項衣冠禮樂器物並各衙門廡宇比今趙奎等所作工程何啻倍蓰千萬皆若一

一陞職冠帶則流外官豈堪數紀而竭天下財力不足以供矣何以能至今日保民如此之盛傳天下如此之遠也豈惟我祖宗列聖未嘗有此雖攷古歷代中葉之君亦未有因如是工作之成而一旦陞職如是之多者陛下試思此事傳聞天下後世以爲何如其于聖德有累否也太監張忠素聞安靜老成今不意其有此蓋止知下植私恩不顧上虧國體知愛忠者猶爲惜之況我皇上天縱聖明卽位以來痛革權奸濫賞之弊豈宜誤聽人言一旦有此陛下試敕戶部通查天下額徵稅糧

歲入幾何歲用幾何有無足穀更救吏兵等部通查每歲功陞乞陞各項官職幾何該添俸糧幾何常賦有限將何以給竊惟自古國家財盡必取于民民窮必至于變我皇上聰明睿智日新聖學其于古今治亂之原何事不知今思所以爲祖宗保天下爲天地養生民者必由慎賞節財其于前旨之誤鄭自璧等之言必有契于心矣而猶未卽從者豈非以令出惟行不欲因臣下之言而遽改耶昔書言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以爲一代聖王垂裕

子孫六百年之法我皇上天性恭儉仁孝自來聲色貨利一無所好蓋實于湯有光者乃惟官賞或非功德吝于因言有改惟此一事豈忍聖德未全如湯也伏願陛下痛思祖宗創業之艱備訪軍民困苦之狀思欲愛人必先節用欲節用必先省官俯察言官之諫曲從本部之請將趙奎等陞官前旨收回敕令照舊供役或止與署職冠帶俸糧照舊關支不許再後黃緣奏乞如此則紀綱正而人心服財用足而民生安陛下聖德亦傳于百世祖宗鴻業長保于萬年矣臣以庸材誤蒙擢任兵

部軍職之濫職所當言不敢負恩緘默謹昧死以聞
疏入帝不納

陳愚悃疏

嘉靖四年

林俊

臣惟議禮如訟見各不同包容而採擇之德之大也若
粉墨太辨恐未足以服其心臣伏讀明詔仰見天地之
大日月之明于斯有悔焉存卹敘復日候而久未聞也
昔成湯改過不吝陛下比德堯舜于湯何有哉伏望早
降溫旨以答幽明慰人望臣又惟古者撻人于朝與衆
辱之而已非必欲壞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亦非所以

待士夫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撻三五臣容厚綿底衣夾
以重氈疊帕猶牀褥數月淤血始消正德時逆瑾用事
始啓去衣之端重非國體所宜釀有撻死之慘幸遇新
詔收卹士氣始回不謂又偶有此臣又見成化時詔獄
諸旨惟叛逆妖言強盜打著問喇唬殺人打著問其餘
常犯送錦衣衛鎮撫司問鎮撫奏送法司議罪中間情
重始有來說之旨部寺覆奏始有降調之旨今一槩打
問無復低昂恐舊典失查非祖宗仁厚之意卽此二事
似宜循舊臣又見去歲以來舊臣謝遣殆盡朝署爲空

近聞石瑄又欲休致伏乞聖明留念既去者禮致未去者慰留與二三大臣時加延接又有碩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諸人乞引自近以裨聖德圖聖政幸甚疏入帝下所司不果行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

